

散文诗·轻风物语

麦子黄了(外二章)

□王剑

蓝天下,你挺着金黄的秆。向大地,兑现诺言。

一只麦穗,是一盏金色的阳光。一千只麦穗,掀起汹涌的巨浪。

你的金黄,惊心动魄。你铺成了二十四节气里,最为恢宏、最为壮观的乐章。

南风中,谁擎起这漫天的芳香,在作一场浩浩荡荡的演讲?谁捧出饱满的热情,把大地的恩情珍藏?

麦子,在季节里赶路的麦子,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,打动我们的内心。

总让我们,想到雨水的丰沛和干旱。想到大地母亲的无私和眷顾。想到天地间披星戴月的耕作。想到食不果腹的饥荒和逃亡。

麦粒,一颗颗美丽的汗珠。带着土壤的质地和本色,在我们的指缝间,流动。这朴素的籽粒,才是大地真正的精华。

麦子,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食物,是养育我们几千年的神。

它不因人类的傲慢,而抛弃我们。它在一代代地生长,成熟。被收割。被粉化。被吃掉。然后,再生长。

随笔·紫陌红尘

这就是麦子不屈不挠的轮回。
五千年的人类文明,就是被它,高高托起。

麦子,忧伤的灯盏

麦子是靠它的高贵,征服我的。漫长而寒冷的春天过后,麦子浓浓淡淡的气息,将我包围。

金色的阳光下,我和麦子席地而坐。麦子微笑着,我也微笑着。我们的神情,把六月照亮。

麦子一辈子住在乡下。麦子的历史,就是村庄的历史。

在我的心中,住着一片麦田:蚂蚁在麦垄间奔走,布谷在低空飞过。母亲挥动镰刀为麦子送行。火辣辣的阳光下,麦子的颗粒,闪耀着汗珠的光泽……

带着这个美丽的画面,我走了。走向渺渺的远方。我是一颗行走的麦粒,记忆里,流淌着麦子的乳汁。

多年以后,麦秆垛消失了,回乡的路也模糊了。但是,再锋利的时光,也无法割去我内心深处的那片麦子。

在城市无数个不眠的夜晚,麦子都会

如约而至。固执地点亮我诗歌里,忧伤的灯盏。

乡村的夜

静。层层包裹起来的花蕾般的静。
一切喧闹戛然而止,乡村跌进黑暗里
不省人事。

风扯出细细的私语。树木默然而立。田地里,遍布麦子的伤口和尸体。群山一袭黑衣,他们是小村不眠的行者。远远近近,总能听到一两声狗的叫声。

满天星斗。静谧,温柔,素洁。在如水的天幕上,她们是一群荷花般的女子。多情的眸子,正偷窥人间。

那么近。仿佛踮踮脚就能触到一颗。当真伸出手去,摘到的却是满把的清凉。

星河浩瀚。我似乎听到天上涨潮的声音。

夜半时分,一切都熟睡了。天地如同一个巨大的摇篮,在夜色中摇曳。

乡村揉揉惺忪的眼睛。耳边响起了大地母亲的呢喃:再睡会儿吧,我的孩子!

随笔·乡村风物

门前那棵核桃树

□郑颖勇

从我记事起,门前那一棵核桃树就很粗,双手合抱也抱不过来。奶奶说,核桃树是爷爷小时候就栽种下来的,有近40多年了。因为核桃树树冠高大,叶子大还好看,除了撑起一片绿荫,还是果树。夏季,白天人们坐在树下纳凉,晚上端着饭碗聚在树下闲话家常。小孩子在树下地里挖“爬叉”、在树上抓“知了”。这也是我和小朋友一起玩得最快乐的活动。

秋天,树上的核桃熟了。还没等到核桃脱了青皮,全部自己掉下来。爸爸就搬来长梯,拿一根长竹竿,把一树的核桃打落下来。我在树底下捡拾核桃,最后装满筐,在屋子里倒一大堆,过几天青皮变黑了,再把脱了皮的核桃拣出来,晒干存贮起来。在那生活贫困的年代里,核桃算是稀罕之物。

有一年,妈妈得了重病,转院在市区的医院做手术。住院期间,钱花光了。爸爸回家筹钱,家里离市区有100多公里,一去两三天。只有十来岁的姐姐留在医院陪护。因为没钱买不起饭,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面饼子也吃完了。医院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了解情况后,从钱包掏出五元钱塞到姐姐手里说:“我刚发了工资,这钱你们先用着,去买成饭票,赶紧给妈妈买饭。”爸爸去医院后听说这事,赶紧把钱还给了她。危难之中遇到了好心人帮助,真不知怎么感谢才是。

快出院时,妈妈让家里的核桃拿来点儿,给那位阿姨送去了一书包,以表达心意。这位阿姨把这些核桃分别送给了医生和同事,他们知道我家的贫困情况后,医院里的职工、病人家属等,这个一元,那个两元,争着订购我家的核桃。那年,家里的核桃很快卖完了,卖了100多元,解了燃眉之急。

那棵核桃树给了我童年的欢乐,也让我们一家有幸遇到那位好心阿姨。几十年过去了,每当忆起此事,妈妈眼里含着泪水,念叨着那位阿姨,不知道她现在怎样,过得好吗?



漯河

城市故事

□朱晓霞

朋友邀我去太原,在太原高铁站下车,转中巴车至宾馆,我昏昏沉沉在车内闭目养神。“看,雁丘到了!”我猛然从混沌中醒来,陪伴的小哥指着远处一丛抹绿,我向外张望,似乎一个公园,旁边有一条河,车子很快疾驰而过,看大家不感兴趣,小哥对我们说,有一首词,就成名在此处。“问世间,情为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?”当年,元好问去并州赴试,途中遇到一个捕雁者,这个捕雁者告诉元好问今天遇到的一件奇事:他今天设网捕雁,捕得一只,但一只脱网而逃。岂料脱网之雁并不飞走,而是在上空盘旋一阵,然后投地而死,元好问看看捕雁者手中的两只雁已死,一时心绪难平,便花钱买下这两只雁,接着把它们葬在汾河岸边,垒上石头作为记号,号曰“雁邱”,并作《雁丘词》。小哥又声情并茂地给我们朗诵了这首词,我仔细听着,回味着,车内的人也随着这个故事开始讨论,气氛也随之活跃,再看窗外,忽然间觉得整座城市都灵动起来,外面的景物似乎也鲜活了,就连身边的空气都变得温润了。

余秋雨说,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,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存在,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,而是一种文化山水。杭州因文人笔下的“山寺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”而使人向往,岳阳因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”而闻名,它们记载着故事,也成就了城市,更赋予了城市经久的魅力。就像一个人,有了自己的思想,不再只是一具皮囊,城市有了故事,感觉就有了温度。

城市故事已经成为人们守望精神家园的理想和动力,每一座城市都在挖掘自己的故事。我想,好故事确实是需要讲述,更需要传承的,每个城市都要讲好自己的故事。

□李世营

安监局赵局长就要退休了,却遇到一件棘手的事。前两天,赵局长带队巡回安检,发现县里新引进的食品厂安全措施不到位,就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,可食品厂迟迟不见整改。

这个食品厂,是县领导引进的重点招商项目,最近就要启动生产。在这节骨眼上,因为安全措施整改不到位,耽误了项目上马,对上对下都不好交代。

安监局压力挺大,就有人劝赵局长睁只眼闭只眼了事。赵局长干了一辈子安监,偏就是个倔脾气,眼里揉不进沙子。何况食品厂关系民生安全,赵局长给上门说情的一律回了个闭门羹。

看赵局长牛脾气上来了,老伴就私下里劝:“老头子,咱马上就要退休了,咋还恁认死理得罪人!”

赵局长黑着脸,一言不发。

几年前,赵局长的儿子刚子大学毕业,随女友去了南方,在女友老爸的公司做了高管。半年前,老伴就曾给儿子打过电话,说现在很多领导到龄时都易患上退休躁动综合征,老头子本就是个闲不住的人,担心赵局长退休后不适应,就想让儿子在公司谋个差事,让他消遣退休的时光,但赵局长对儿子经商那一套,根本不热乎。

食品厂见赵局长坚持己见,厂方就派人上门做赵局长的工作,央求赵局长在安全监管上高抬贵手,退休后可以高薪聘请到厂里做高管。厂方找赵局长谈了几次,每次赵局长都气得脸色铁青,说:“这是变相行贿。”最后一次,赵局长突然变了脸,变得和颜悦色,耐心地听了厂方的介绍,还主动说,聘别的职务不干,就干安监

主管,安监的事,得他说了算。年薪10万,还要提前到账,欠一个钢镚儿也不行。

没过几天,厂方回了话,赵局长的这个荒唐提议上报公司总部,竟然被公司董事会破天荒地通过了。

赵局长这边退休手续一下来,就径直到食品厂上任了。

赵局长做安全主管,还真不是白拿聘金,他先在厂区来了个安全大排查,配置了全套的消防安全器材,3万元。列出了食品安全防护清单,新置了消毒柜、保洁柜、紫外线消毒灯、防蝇灯、二次更衣间……4万元。制定了员工食品安全培训计划,培训费3万元。

这些钱,赵局长全部从厂方预付的年薪里直接进行了开支。

赵局长的行为,惹得老伴发了火:“老头子,干了个安全主管,没捞着半分钱好处,反倒把年薪贴了个精光!你干的什么事!”

不久,儿子儿媳探亲回家,老伴向儿子倒出一肚子怨气。

儿子笑而不语。厨房里,儿媳悄悄告诉赵局长的老伴,刚子一年前已接替岳父做了公司董事长,上次县领导到南方招商,刚子有意在家乡依托粮食优势建食品厂,就谈妥了这个项目,食品厂那个安全主管的位置,是专门为赵局长留下的。不变着法子逼老头子激起牛脾气,老头子怎会……这个事,刚子曾一再嘱托县领导保密。

老伴转而眉开眼笑,儿子在外闯荡几年,没想到鬼点子用起来还一套一套的!

客厅里,赵局长笑得更甜:“你这个兔崽子,算计到亲爹头上了!你偷偷回来办食品厂的事,半年前,老子就从县领导那里摸清楚了!”

年薪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,阅读副刊美文。本地作者投稿信箱:13938039936@139.com

本版投稿联系电话:13938039936